

百姓故事

纵然一夜风吹去

□高磊

我时常嘲笑自己是一个长得有年代感的男人，额头斑驳的皱纹里写满了光阴的故事。聊以自慰的是，许多败荷衰草般的索寞往事，经过岁月无声的淘洗，残留下来的都是温情的回忆，宛如寻常一首歌。

1996年7月，我中师毕业参加工作，回到我原先就读的初中母校做了一名语文老师。当时，国家正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阶段，而在经济相对落后的皖北地区，市场的春风还没有按计划吹进来，比如人事制度方面依然采用着老办法，计划内的大中专毕业生，政府仍包分配，不用签今天所谓的就业协议。将用人彻底推向市场，则是1999年以后的事了。

我当时就是揣着盖有县人事局红头印章的派遣证到单位报到的，附带的还有县粮食局核发的粮油本。顺带提一下，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过来的人，一提到“单位”两个字，心头总不免有份温暖在激荡，那曾经可是一种扎扎实实的归属感和荣誉感。

那个红皮的粮油本到手后，我从未使用过一次。事实上，当时已经用不到了。核发是形式大于内容，走走程序罢了。红本本至今还躺在我的档案柜里颐养天年。

1998年以前，我所在的中学会给每一位新入职的教师分配一间住房。只要不调离，你就拥有永久使用权。里面有一张一米五宽的实木床，是学校“御用”木工单师傅纯手工打造的，另有一套办公桌椅和一个脸盆架。单师傅是我的亲表叔，我当时还利用这层关系，比其他同事多做了个三层的小书架。

1999年房改，学校核算建造成本后，每间房子作价七百六十元，把所有权也卖给了老师。所以公办教师，在老百姓眼里就是摔不烂的铁饭碗，用我庄里长辈们常对我说的一句话就是：“你现在吃公家饭了，不用再钻地沟子了。风不打头雨不打脸的，多得劲儿（土语，舒服的意思）！”我大多一笑了之，因为他们无法切身体会那几年这碗饭实在不好端。

过去，有句家喻户晓的顺口溜叫：“手术刀，方向盘，走红干部，营业员。”说的是计划经济如火如荼的年代，这几类人最吃香，最为世人所羡慕。

我1996年参加工作时，月工资三百六十多元。上班不久，我买了一辆三枪牌轻便自行车，一个月的工资差不多花完了。不是我奢侈，是物价确实不便宜。那几年，我最不愿听到却又不免时常听到的一句调侃老师的话是：“傻先生寡大夫”。大夫不寡，在我们当地很有身份，凑数陪绑而已，讥笑老师抠门算计才是重点。老师也想阔气，问题是收入不允许，总不能打肿脸充胖子吧。

那几年，学校里流行冬款真皮拉链衫，一件七百多块，不少同事都买了。我一度很纳闷平时一个个省吃俭用恨不得一个钱掰成两个花的人，哪来那么大的勇气？后来，我恍然大悟，皮衣耐穿，又显档次，长远看绝对划算，的确会“算计”。不过，我始终没舍得买。

中国是个熟人社会，办事首先想到的是找关系。职业的缘故，老师人脉资源少，别人办事求不到你，地位又因此而进一步弱化，真不如小车司机受人待见。有时候，你也不能完全怪老百姓眼皮浅，这就是活脱脱的现实。

有点遗憾的是，有时候老师之间也互相鄙薄，你瞧着我没出息，我看着你也没啥盼头。“傻先生寡大夫”这句话，有一次竟从一位同事嘴里蹦出来，他当时正眉飞色舞地评价另一位

同事。幸亏我一向不戴眼镜，否则保准掉在地上摔个稀巴烂。

我们当时的工资属于乡财政负担，2000年以后才收归县财政统筹。一个落后的农业乡镇，工业没有，农业又不景气，仅靠微薄的地税、农业提留款和上级下拨款养活那么多吃财政饭的人，确实够难为政府的，这也是客观情况。

最不堪的是1999年，乡里实在发不出工资，领导开会的声音也比从前温柔了许多。后来，他们不知从哪里学来的先进经验，联合了一家外地化肥厂，发化肥来抵教师工资，根据工资额的多少分配数量。我至今记得，化肥名头很高端：“中美合资复合肥”。当然，价格也很高端：120元一袋。我那时月工资五百元不到，父亲是民办教师，工资比我还低，我们爷俩半年的工资换来了一拖拉机化肥。

工资不正常，姐姐当时正就读于省粮食学校，我也在淮南教育学院脱产进修，每年都要交一笔不菲的学费。一大家子还能生活得不至于狼狈，很大程度上要感谢家里的那十来亩薄田。说它“薄田”，其实是故作风雅之词，很不厚道了。那两年，棉花、花生、油菜等经济作物连年丰收，收成很贴心。当然，高端化肥都派上了用场，肥效居然不错，这也算得上一件幸事。

半年时间，快得像翻饼一样，接下来的工资还是没着落。乡领导又别出心裁，有了升级版举措：摊卖商品粮户口，一个户口标价540元抵给老师作工资。至于你最终卖到手多少钱，卖掉卖不掉他们不管，反正工资结算时就是这个价，没得商量。这样，我下半年的工资，五个户口本又打发了。

今天看来，这款户口唯一的好处是免除义务工。尤其对于那些常年在外打工的人来说，冬季农闲时节，就不用专程回来应付挑沟打塘修路之类的公活了。否则，往返的花销，可能还不止这个数。所以户口对这部分人还有点吸引力。至于上级教我们背书的其他好处，纯属噱头。

事已至此，抱怨解决不了问题，各显神通吧！记得我家的亲戚朋友能动员的都动员了，好话说了几箩筐，最后还烂了两个户口在手里卖不出去。脱了手的，印象中也沒一个是足额卖掉的，有些亲友的钱拖了两三年才给清。即便这样，我们也感恩戴德了，毕竟是自己厚着脸皮上杆子找人家的。

也是在2014年这一年，李宗盛大哥的《山丘》火遍了海峡两岸。我一个小人物，自然没有“喋喋不休，时不我予的哀愁”，但这首歌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人，可以活得不优雅，但不能够不淡定。人生没有枉走的路，没有白吃的苦，先难而后获，上帝也认这个理。

重教首在尊师。如今，家乡教师的工资比以前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这一方面，得益于国家经济的大发展，国家对教育的配额增多了。另一方面，则源于国家对基础教育的重视，教师的社会地位也因此而水涨船高，师范专业逐渐成为热门。这对教师来说是一大幸事，对教育而言也是一大幸事。

草木有声音

□潘玉毅

草木跟人一样，是会说话的。他们说的话，就是我们平时在路边或者山林里邂逅一棵树或者一株草时所听到的那些声音。或疏或密，或缓或急，或轻或重，因为语言不通，具体说些什么内容，我们并不能很好地理解。

草木有声，因为时序不同，栖息的对象不同，发出的声音也有很大的差别。

春天，百鸟归来，栖息于树。一群鸟与另一群鸟在树上相遇，如老友久别重逢，少不得寒暄几句，说些别离之后的见闻。叽叽喳喳，啁啾啾啾，仿佛有说不完的闲话、道不尽的浓情，契合之辞，谈讌之态，充塞人的脑海。

夏天，暑意熏然，酷热难耐，鸟雀止歇，独有鸣蝉匍匐于树干，隐身于枝叶。知了，知了，蝉声凄切，响遏行云，若是不经意听时，感觉每一片树叶、每一块树皮都是一个发声器。这多声部的演奏常常能从黎明破晓响到入夜时分。

秋天，鸣蝉作哑蝉，树的声音多源于一些非生物。秋日风劲，从树梢间穿过，搅动了满树叶。当叶子与叶子触碰、搅扰在一起时，会发出窸窣窸窣的声响，仿佛两个密友在交头接耳地说着悄悄话。风若再大一些，树影凌乱，声音自然也更响一些。除了风，这个时节出声的还有雨。秋风秋雨愁煞人，可能是因为雨从树上落下的声音太像人的哭泣声了吧。

冬天，雪花从天而落，缓缓地栖在树枝上，如一个轻功极好的武林高手，若无极深厚的内力，多半难以听得真切。待雪下得大了，积得厚了，如高手失足跌了一跤，扑簌簌地从树上抖落，洒在车顶上、路牙上，又或者在每一个过路的行人身上，带起人们讶异的惊叹。

与树相比，草的声音可能要幽微一些，但显得一样动听。草丛里的虫鸣，落于草地上的雨水声，顽皮孩子的踏步声，人们割草、锄草的响动……与草相关的声音有很多种，每一种都有自己独特的魅力。但若非留心，不可轻易得闻，故而时常被人忽略。

想来，人得先有一颗亲近草木的心，方能听得草木的声音吧。